

新編聊齋戲曲集



新编聊斋戏曲集

\*

齐鲁书社出版发行

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

\*

850×1168毫米32开本 9.125印张 6插页 200千字

1981年3月第1版 1981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2,000

书号 10206·27 定价 0.88元

《墙头记》 第四场

山东省梆子剧团演出



《墙头记》 第七场





《墙头记》第七场



《墙头记》第九场



《姊妹易嫁》 第二场

《姊妹易嫁》 第四场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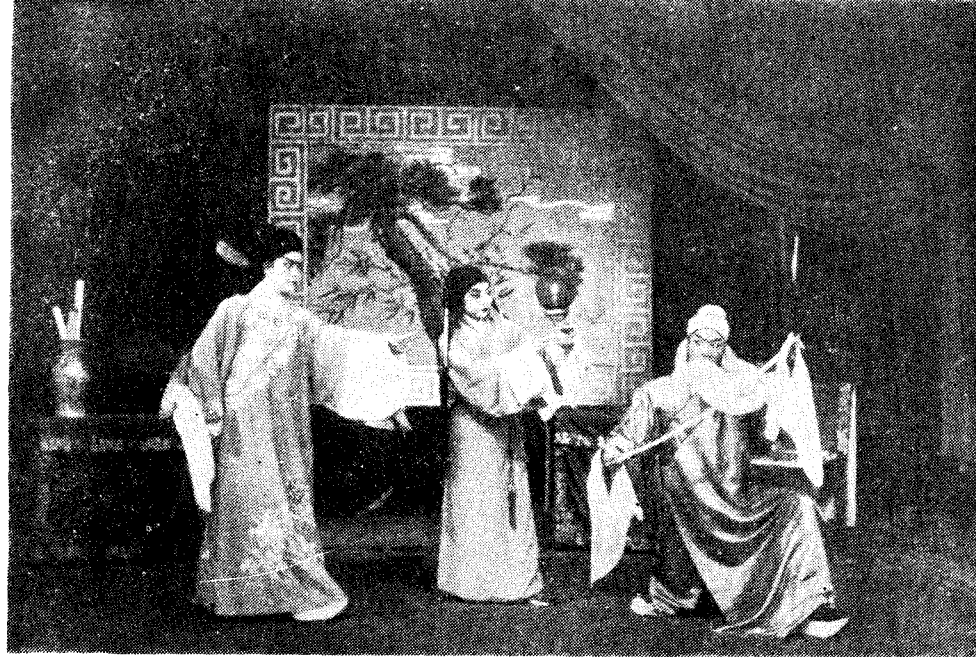




《姊妹易嫁》第五场

《姊妹易嫁》第六场





《花灯记》第十一场



《花灯记》第十三场

原青岛市茂腔剧团演出



《胭脂》第一场



《胭脂》第二场



《胭脂》第九场



《胭脂》第十一场



浙江越剧团演出



《花 为 媒》

## 序

齐鲁书社将几个从《聊斋志异》和蒲松龄的其它作品改编成的戏曲剧本汇成一集，要我写一篇序，这事使我很犯难，我对蒲松龄的人和作品毫无研究，实在说不出什么好的意见来。我就借此机会对于“改编”这件事谈谈自己的看法罢。

在中国戏曲史上，改编这件事是很多的。比方将《董西厢》改编成《王西厢》就是一个最著名的例子。在外国，似乎这样的事情也不少，希腊悲剧都是取材于希腊神话；据说，莎士比亚有好些剧本的题材也是来自某些文学作品。为什么剧本的写作带有这种情况呢？我想，也许是由于剧本这种形式比较精炼，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故事的结构上都是既不能多费笔墨，又要十分鲜明生动。如果一位剧作者是直接从生活取材的，那他在创作过程中必得把芜杂的生活素材直接加以高度提炼。要做到这一点，作者必须对于这方面的生活十分熟悉，对他的人物十分了解，无论从哪一方面，哪个角度来写都无材料匮乏之虞，否则他的困难必然很大。如果他不愿意以想当然的办法去填补不足，那就只能或者撙笔，或者再去补充生活。

剧作者要写出一个成功的剧本的确是很难的，如果他仅仅满足于写出人物面目模糊，故事任意拼凑的戏来，那自然又当别论。后面这一类戏只能说是硬编出来的，谈不上反映生活的真实，更不用说是深刻反映生活的真实了。凡是这类硬编出来的戏，是不会在观众中获得教育效果的，尽管剧本中充满了说教。

因此许多诚实而愿意对观众负责的剧作者就采取了改编这种办法。

改编可以说是一种再创造；是在别人创造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创造。它比直接从生活中取材有许多方便：首先人物已经有了一个清晰的形象；其次，故事情节也已经都有了。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再提炼自然比平地起楼台容易得多了。但也不能把改编看成那么轻而易举，因为从一种不同的文学形式改成可以拿来上演的剧本，在表现方法上决不能照抄，必须重新构思。比方小说，它是给一个人坐在房子里静静地读的，它可以写出许多细节来刻画一个人物，把它改编成戏曲，就得从中挑选最有代表性的，最宜于在舞台上表演的细节，挑得准确不准确，这就是一个戏能不能成功的关键之一。挑选出来了，还得加以扩大、延长，这才能成为戏。往往在小说里只是几句话的，在戏曲舞台上就成了一场戏。如果改编的人仅仅依赖原作，自己毫无生活的底子，那也是不行的。比方这本集子里的《姊妹易嫁》，小说里只说花轿到门，姐姐再三哭着不肯上轿，而改编的本子里却把姐姐的心理过程一层层地具体写成了唱词，可见虽然是改编，还是一件创造性的工作。再则这戏的原小说里，妹妹出嫁时，姓毛的还是一个穷小子，改成戏，就把情节变成已经高中之后，乔装落第模样去娶亲的。要不是这样一改，就无法使得故事更集中，也就无法在台上一气呵成地表演出来了。

但由于种种原因，剧中人物的形象有时也会改得与原作不同。象这个集子中的《胭脂》里，有一个人物叫宿介，在聊斋的原作里，是一个行为不端的人物，对于胭脂曾起过非分之心，并且见诸行动，在改编成戏后，却把他改成了热心为朋友办事的人。为什么有这一改呢？也许作者考虑到如果把宿介



写成原作上那样的人，就会失去、至少是减轻观众对他的同情，那么吴南岱对他的错判，观众也会认为是活该的了。这样一写，就减弱了错判的份量，对于这个戏的主题是有很大的损害的。我觉得这一改是必要的。但改动原作人物的性格也不容易，现在戏里的宿介形象总觉得还有些斧凿痕迹，不如原作那样的统一浑成。这也不是说不可以改好，这是个加工细不细的问题。这也足见改编并不是一件轻松活。

现在新的戏曲剧目不多，而舞台上则感到迫切需要。多做些改编工作是很必要的，特别是将一些好的描写现代生活的小说改编成戏曲尤其必要。我希望戏曲作者们多从这方面来着眼，一定会对于丰富戏曲上演剧目作出很多贡献来。

张 庚

一九八〇年九月十四日

## 目 录

序

|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墙头记·····  | 1   |
| 姊妹易嫁····· | 49  |
| 花灯记·····  | 91  |
| 胭脂·····   | 171 |
| 花为媒·····  | 231 |

山东地方戏

# 墙头记

原山东省鲁剧研究院艺术室集体讨论

孙 秋 潮 执 笔

## 人 物

张木匠

李 氏

赵 氏

大 乖

二 乖

王银匠

## 第 一 场

〔李氏上。〕

李 氏 （念） 自己的戏法自己要，  
自己的算盘自己打。  
为人若不向自家，  
不是憨来就是傻！

我，张门李氏，外号“将够本儿”，许配张大乖为妻。自从过得门来倒也福气，先死了小姑，后死了婆婆。丈夫贩卖杂货耍秤杆儿为业，虽说对人有点刁钻古怪，对我可是听说听道的。妯娌们不和，我打闹着分开了家，过得倒也清静自在，自在清静。可就是一样不如心，老公公八十多了还不死。当初他是个木匠，能动弹的时候，还能拾掇拾掇这个，捣弄捣弄那个，家里也用得着他。现在爬不动了，还得我侍候他。唉！今天俺娘家爹发财还乡，说是要来看看我。大清早起，我叫俺小瓦古他爹上集割肉买鱼去了。眼看天晌了，也快回来了，待我厨房里收拾收拾便了。

（唱） 提起亲爹心里喜，  
我拾掇拾掇厨房里去。  
刷出大锅好炖肉，  
刷出小锅好煎鱼。  
锅碗瓢盆刷了个净，